

尚法斋

总有些恶，以爱为名，行杀戮之实。加拿大女子梅丽莎·安·谢泼德便是这样一个存在——她一生经历四次婚姻，牵扯两起丈夫死亡案，三次入狱。媒体称她为“网络黑寡妇”，这个标签背后，藏着怎样的故事？

2026年
1月6日
星期二

公路命案

1991年11月的一个深夜，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国际机场附近的偏僻公路上，一辆汽车的车灯划破黑暗。44岁的戈登·斯图尔特倒在血泊中，他的妻子梅丽莎·斯图尔特（当时使用的姓氏）坐在驾驶座上，脸上挂着泪痕，向赶来警察讲述了一个“正当防卫”的故事。她声称，丈夫长期酗酒且有暴力倾向，当晚对她实施强奸后，她试图驾车逃离，慌乱中误将挡位挂成倒挡，不慎碾压了丈夫，随后因恐惧再次前进，造成二次碾压。

这番说辞听起来合情合理。彼时的梅丽莎46岁，举止优雅，言语间充满脆弱感，很容易让人相信她是长期受虐的妻子。警方在戈登的体内检测出镇静剂成分，梅丽莎解释说这是丈夫长期服用的药物，与自己无关。1992年，法庭最终采纳了她的部分辩解，将谋杀罪降格为过失杀人罪，判处她六年监禁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她仅服刑两年就因“表现良好”获得假释。

出狱后的梅丽莎没有低调生活，反而摇身一变，成了家暴受害者权益的代言人。她游走于加拿大各地，凭借“亲身经历”发表演讲，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如何在绝境中反抗暴力，甚至获得了政府专项拨款支持她的“公益事业”。

在1994年一部关于受虐女性的纪录片中，她对着镜头楚楚可怜地回忆：“我挂挡时太慌张了，根本没意识到挂成了倒挡，就这样撞上了他。”她的表演如此逼真，以至于许多人将她视为勇敢抗争的女性典范。

但戈登·斯图尔特的妹妹凯特·里夫斯从未相信过这套说辞。“她的眼泪都是假的。”里夫斯在后来的采访中直言，“我哥哥或许确实酗酒，但他绝不会对女性施暴。她太擅长伪装了，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”

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水面，拼凑出事件的真相：梅丽莎在案发前就给戈登服用了大量混合着酒精、安眠药和医用酒精的致命混合物，待他意识模糊后，将他拖到公路上，驾车两次碾压，确保他死亡。所谓的“正当防卫”，不过是她精心设计的脱罪剧本。
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并非梅丽莎第一次触犯法律。早在1977年至1991年间，她就因诈骗、伪造文件等罪名被定罪超过30次，累计服刑多年。她擅长伪造身份信息，以虚假承诺骗取他人钱财，而婚姻似乎成了她最有效的犯罪载体。第一任丈夫拉塞尔·谢泼德是唯一从她身边“全身而退”的人——这段婚姻以离婚告终，拉塞尔后来回忆，梅丽莎“极度自私且控制欲强”，幸好他及时脱身。

物来源存在一定争议，无法以谋杀未遂定罪。

最终，梅丽莎因重大盗窃、伪造文件等罪名被判五年监禁。

佛罗里达警方在结案报告中写道：“这是一个典型的针对老年人的掠夺性犯罪，嫌疑人利用受害者的孤独和信任，实施经济诈骗与潜在的人身伤害。”

迟来的正义

2012年，77岁的梅丽莎刑满释放。此时的她已是满头白发，但内心的贪婪与残忍丝毫未减。她回到加拿大，更换了第四个名字“梅丽莎·威克斯”，再次登录交友网站，目标直指65岁的弗雷德·威克斯。

弗雷德是一名退休工程师，性格温和，妻子去世后一直独居，渴望找到一个能共度余生的伴侣。梅丽莎故技重施，用温柔的言语和虚假的经历俘获了他的心，两人相识不久后便登记结婚。

婚后，梅丽莎迅速复制了之前的模式：掌控弗雷德的财务，说服他修改遗嘱，同时开始给他服用各种“保健品”。弗雷德的身体很快出现问题，他变得嗜睡、虚弱，记忆力严重衰退，甚至无法独立行走。2012年11月，弗雷德的朋友发现他状态异常，强行将他送往医院。医生在他体内检测出过量的劳拉西泮和替马西泮，这些药物并非弗雷德的处方用药，而是梅丽莎通过伪造病历从不同医生那里获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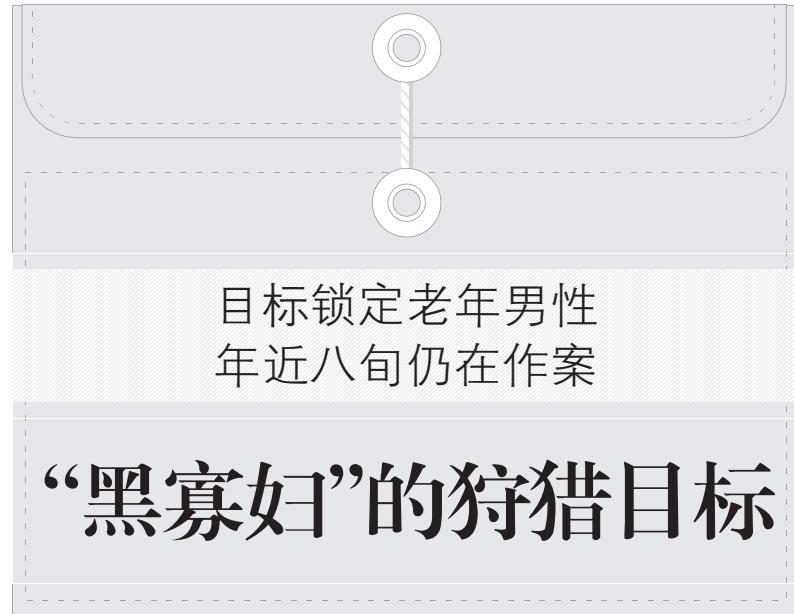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次，梅丽莎没有那么幸运。弗雷德的朋友早已对她的身份和行为产生怀疑，在她陪同弗雷德就医时悄悄录下了她的言行，同时保留了相关的银行转账记录和药物购买凭证。警方介入调查后，在两人的住所搜出了大量镇静药物、伪造的处方单和一份被修改过的遗嘱。

面对铁证，梅丽莎无法再编造谎言。2013年，她因谋杀未遂、伪造文件和非法持有管制药物等多项罪名被提起公诉。

庭审中，控方详细陈述了梅丽莎四十余年的犯罪史：从1977年的首次诈骗，到1991年的过失杀人，再到2005年的经济犯罪，直至此次的谋杀未遂，她的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计划性。多名受害者亲属出庭作证，揭露她的伪装与残忍。戈登·斯图尔特的妹妹凯特·里夫斯在法庭上情绪激动地说：“她毁掉了我的家庭，四十年来一直逍遙法外，现在终于该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。”

辩方试图再次以“精神问题”和“受虐经历”为梅丽莎辩护，但法官认为，梅丽莎的犯罪行为逻辑清晰、步骤缜密，多次更换身份和作案手法表明她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。2014年，法庭最终判处梅丽莎三年半监禁，并且规定她出狱后终身不得使用交友网站，不得与60岁以上的老人建立亲密关系。这一判决虽然无法弥补受害者及其家庭所遭受的创伤，但终于为这场跨越四十余年的连环犯罪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。

2017年，82岁的梅丽莎刑满释放。此时的她年事已高，身体状况不佳，被送往加拿大的一家养老院。曾经的“黑寡妇”终于失去了狩猎的能力，但她留下的一系列案件，却成为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典型样本。



梅丽莎的第一次入狱与“转型”，暴露了她犯罪人格的核心特质：极度的利己主义、出色的表演能力和对法律漏洞的精准利用。她深知社会对家暴受害者的同情，便将这份同情转化为自己的“保护伞”；她了解司法系统对证据的要求，便精心销毁关键证据，编造逻辑自洽的谎言。当一个罪犯同时具备高智商与强共情能力（用于伪装而非共情他人），其危害性远比冲动型犯罪更为深远。

网络猎艳

进入21世纪，互联网的兴起为梅丽莎提供了新的狩猎场。彼时已年过六旬的她，熟练掌握了网络社交技能，将目标锁定在老年男性身上——这个群体往往渴望陪伴，对他人缺乏防备，且大多拥有一定的财产积累。她更换了新的名字“梅丽莎·弗里德里希”，在交友网站上塑造了“温柔善良、虔诚顾家”的寡妇形象，吸引了众多追求者。

2000年，美国男子罗伯特·弗里德里希被她吸引。两人在线上相谈甚欢，梅丽莎展现出的“善解人意”让孤独的罗伯特迅速沉沦。仅仅在线上交流了几周后，两人约定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见面，见面后第三天，他们就在当地的婚礼教堂登记结婚。罗伯特的儿子丹尼斯·弗里德里希当时就对父亲的闪电婚姻表示担忧：“她对父亲的财产状况问得过于详细，对他的生活却毫无兴趣。”但沉浸在爱情中的罗伯特对儿子的警告置若罔闻。

婚后，梅丽莎迅速掌控了家庭的财务大权，说服罗伯特修改遗嘱，将自己列为主要受益人。与此同时，罗伯特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恶化，他频繁感到头晕、乏力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但梅丽莎总是以“年纪大了身体机能下降”为由搪塞，并主动为他“调理身体”——实际上是偷偷增加他的处方药剂量。2002年2月，距离他们结婚仅

14个月，罗伯特在家中离奇死亡，享年83岁。

丹尼斯·弗里德里希坚信父亲的死并非意外。他回忆，父亲去世前几周，曾在电话中虚弱地说：“梅丽莎给我吃的药太多了，我感觉很不舒服。”但当他赶到父亲家中时，梅丽莎已经清理了所有药物和相关证据。警方调查后发现，罗伯特体内存在过量的镇静类药物，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证明是梅丽莎故意投毒，最终无法对她的提起谋杀指控。不过，丹尼斯通过民事诉讼，成功追回了父亲留给梅丽莎的1.5万美元遗产，这场官司也让梅丽莎的“黑寡妇”名声初露端倪。

但短暂的风波并未阻止梅丽莎的犯罪步伐。2004年，她再次更换身份，以“梅丽莎·安”的名字在佛罗里达州的交友网站上结识了73岁的亚历克斯·斯特拉泰戈斯。她隐瞒了自己的犯罪史和婚史，谎称是来自加拿大的“独居寡妇”，想要寻找一个安稳的晚年伴侣。亚历克斯对她深信不疑，很快邀请她搬入自己家中同住。邻居们回忆，梅丽莎对外有时自称是亚历克斯的亲戚，有时又说是他的妻子，身份含糊不清。

入住后不久，亚历克斯就开始频繁生病，多次被送往医院急救。医生发现他体内含有高浓度的镇静剂，但始终查不出来源。与此同时，亚历克斯的银行账户出现异常交易，近2万美元被陆续转出，而这些交易都发生在梅丽莎陪同他前往银行之后。亚历克斯的儿子察觉到不对劲，立即报警。警方调查发现，梅丽莎手中持有五名不同医生开具的处方，用于购买劳拉西泮和替马西泮等镇静药物，而这些药物都与亚历克斯体内检测出的成分吻合。

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邻居多蒂·吉本斯作证说，曾看到梅丽莎在医院里强迫虚弱的亚历克斯签署文件，“他皱着眉头，看起来非常痛苦，完全不像自愿的样子”。

尽管警方怀疑梅丽莎意图投毒谋杀，但由于亚历克斯最终存活，且药